

阿育吠陀：印度教传统抗疫的现状与未来

邱永辉◎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印度教传统的阿育吠陀（Ayurveda）及其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的表现，分析印度政府的阿育吠陀抗疫指引，以及印度教传统的抗疫手段——作为理念和医方的阿育吠陀在抗疫中的运用，尝试从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的视角对阿育吠陀的现状、困境和未来进行讨论。

关键词：印度教 阿育吠陀 抗疫

作者简介：邱永辉，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2020年1月31日印度确诊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直至4月中旬，印度疫情比欧美较为和缓。^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口超13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似乎是一个疫情可能随时大爆发的、充满魔幻色彩的国度。很少人注意到，从印度中央政府到民间社会，悄然进行着一场颇具印度教特色的阿育吠陀抗疫。本文即是聚焦阿育吠陀抗疫，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其一，印度政府的阿育吠陀抗疫指引；其二，印度教传统的抗疫手段——作为理念和医方的阿育吠陀及其在抗疫中的运用；其三，对阿育吠陀的现状、困境和未来的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不是基于阿育吠陀的梵文原著所进行的历史性溯源，也不是对阿育吠陀的发展历程进行的考证，更不是对印度抗疫的医疗手段的探讨，文中涉及的医理、医方和疗效甚至术语转写规范和翻译，都是根据抗疫初期呈现在印度官方网站或媒体的介绍、推广和评论，即印度阿育吠陀抗疫的“当下的呈现”。第二，阿育吠陀作为一个医学体系，远远超出了印度教的范围。佛教（包括藏传佛教）、耆那教甚至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下的阿育吠陀从业者，也占一定比例。本文所讨论的，是印度教徒占总人口85%的印度当下、由具有深厚印度教背景的执政党领导和指引下的阿育吠陀抗疫。当下，印度教社会抗疫避险的传统原理和生活方式——尊崇自然（规律）的天性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困境。本文意在将阿育吠陀的传统理论与当下实践作为个案进行初步考察，以发掘传统宗教文化中被忽视、被掩盖的有益成分。

一、印度政府阿尤什部的阿育吠陀抗疫指引

从疫情开始至今，印度政府一直以传统的阿育吠陀指导民众抗疫。印度政府指导民众抗疫的部门，是2014年成立的“印度-阿育吠陀-瑜伽-自然疗法-尤那尼医学-悉达医学-顺势疗法部”（Ministry of Ayurveda, Yoga & Naturopathy, Unani, Siddha and Homoeopathy, AYUSH），简称“阿尤什部”（AYUSH的音译）。在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该部名为“印度本土传统医学部”。^②

① 印度政府查询网站 INDIA COVID-19 TRACKER 网址：<https://www.covid19india.org/>，据该查询站数据，截至5月15日，印度累计确诊85605例新冠肺炎患者病例。其中治愈30141例，死亡2746例。

② 印度本土传统医学部 Ministry of AYUSH 网站 www.ayush.gov.in，本文所引该部的命令、指导方针和疗法方等，均出于该官网，文中不再一一注释。

阿尤什部的日常任务是确保印度传统医养文化——阿尤什医疗保健体系的发展和推广。此次疫情期间，阿尤什部在指导民众运用阿育吠陀、瑜伽、自然疗法、尤那尼医学、悉达医学、顺势疗法等本土传统医学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仅涉及其中的阿育吠陀。

在该部官网的首页，是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向民众提出的“抗击COVID-19的7项任务清单”，其中第三项明确指示，“使用由阿尤什部开发的免疫增强剂”。莫迪总理还十分自豪地向民众展示了他练习瑜伽的抗疫视频。

2020年4月1日，为规范民众抗疫，阿尤什部宣布一个由该部秘书签发的命令，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由于COVID-19疫情造成的威胁不断增加，印度必须应用和实施各种措施，以维护各个方面的公共安全，并由阿尤什部控制有关药物和服务方面的误导信息及其传播；第二，根据法令规定，政府管理当局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素在国内的传播；第三，根据1940年《药品和化妆品法》第33条赋予中央政府的权力，特指示各邦所有管理当局停止有关病毒防治的印刷宣传和广告（包括电视及电子媒体），并对涉及违反有关法律条文的人士和机构采取必要行动。至此，阿尤什部明确了阿育吠陀抗疫的内容、途径和纪律，为进一步采取抗疫举措扩展了行动空间。

紧接着，阿尤什部在网站上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阿育吠陀的普及宣传（阿育吠陀问答）、阿育吠陀疗法和治疗干咳或咽喉痛的医方。

阿育吠陀的简要防治法：其一，鼻内涂抹：早晚在两个鼻孔内涂抹芝麻油、椰子油或酥油。其二，漱油疗法：口中含一茶匙芝麻油或椰子油，不要吞咽，口漱2到3分钟后吐出，随后用温水漱口。每日可进行1—2次。

治疗干咳或咽喉痛的办法：其一，每日一次吸入新鲜薄荷或葛缕子籽的蒸汽。其二，如咳嗽或咽喉疼痛，丁香粉与天然糖蜂蜜混合，每日服用2—3次。说明，以上方法通常适用普通干咳和咽喉痛，如症状未减轻，应咨询医师。

阿尤什部解释，其推荐的自我预防法和保健措施，是旨在提升免疫力，特别是保护呼吸系统的健康。该部强调，这些建议的依据是阿育吠陀的著作和科学文献。

二、生命知识——阿育吠陀

阿育吠陀（AYURVEDA）是由两个词结合和演变而来的梵文词汇，其中阿育（Ayur）意为生命，吠陀（Veda）意为知识。阿育吠陀意为关于生命的知识。

阿育吠陀起源于四部吠陀本集之一的《阿达婆吠陀》（Atharva Veda）^①。许多印度教徒声称，阿育吠陀有5000多年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阿育吠陀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综合卫生保健体系，在有文字记载前就已存在。

阿育吠陀的最重要的典籍，包括《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查拉克本集》（Charak Samhita）和《贝拉本集》（Bela Samhita）等。经过数千年的研究和学习、观察和实践（诊治），印度产生了众多的阿育吠陀大师（Acharyas），并建立起一个完整而多元的医学体系。这个自古以来践行不断的体系之特征，可以概括为不仅“治病”，还从不同的角度“治人”。

（一）阿育吠陀的防治理论

阿育吠陀防治理论的首要一条，是尊重“自然”和强调自然规律。其理论认为，由于人类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是自然发生的，要研究和了解人类并获得健康、快乐与长寿，也只能

^① 有关《阿达婆吠陀》的介绍，详见邱永辉：《印度教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通过自然的方式实现。因此，阿育吠陀就是科学地描述人类的自然进程。

与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一样，阿育吠陀的医学哲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体除了身体存在，还有真性自我，还有灵魂；人的生命由“五大元素”，即风、空、火、水和地（土）组成；人只有与自然和谐一致才能健康，人类要健康长寿，必须保持身体、头脑和灵魂之间的平衡。因此，阿育吠陀不仅包括身体维护和疾病治疗，其更重要的内容是精神疗法。该疗法强调，人的健康首先是心灵的的健康，音乐、美术等可使人的灵魂进入虚空，领悟“道”；密咒可助人心地清净，幸福欢喜，而冥想则可给人带来清晰的思维、健康的身体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阿育吠陀是生命的科学，强调大自然的馈赠在保持健康和幸福生活方面的作用。其关于预防的广泛知识，源于“每日养生”和“季节性养生”的概念，强调采取预防性措施来提升免疫力，以长期保持健康和谐的生活。概言之，从理论上讲，阿育吠陀的医学理念是保持人体内部的平衡，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其健康概念是，人不仅能远离病痛疾苦，而且还要保持精神的幸福和心灵的充实。

（二）阿育吠陀的治疗

阿育吠陀是印度古老传统医药科学，是印度传统医学的主要部分，具有独特的治疗方法。包括激发人体自身的自然治愈能力、独处、饮食调理、利用天然草药等。在阿育吠陀医疗体系中，系统的草药及草药化合物的应用不仅成为特色，也成为一个全球流行的时尚趋势。合格的阿育吠陀医生所使用的阿育吠陀药品，多是由草药制作而成，相比之下更为安全，副作用小。受此传统的影响，印度的药剂师也遵守“植物本草”和“天然物质”（矿物、金属和水银等）的原则，较少使用化学合成产品。这一传统延续至今。^①

阿育吠陀将预防与治疗相结合，在维持健康的同时疗愈具体疾病。阿育吠陀所涉及的多种理论，有的已被长期实践所证实，有的理论和实践则至今不能被“科学”衡量。与现代西方医学讲究“对症药”“特效药”不同，阿育吠陀医师讲究“因人而异”，即使诊断为同一疾病，针对不同人的治疗和使用的药物，也各不相同。在一些情况下，阿育吠陀医师甚至不说明疾病名称，而是依据对个人体质类型的判断，以及对身体受损害程度的评估，确定治疗方案。由此也可以说，阿育吠陀不只是针对症状，而是旨在除去病根，以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三）阿育吠陀的防疫——毒理学及排毒疗法

根据阿尤什部的介绍，阿育吠陀有八个分支，包括内科学（KAYA CHIKITSA）、儿科及孕产妇医学（BALA CHIKITSA）、精神病学/心理学（GRAHA）、耳鼻喉科学（SALAKYA）、外科学（SALYA）、毒理学和皮肤病（DAMSTRA）、延缓身体老化的老年学（RASAYANA）和生育学（VAJIKARANA）。其中，毒理学及其排毒疗法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应用较多。排毒疗法包括吐法、导泻通便、催嚏（鼻内滴入药物）、灌肠、放血等。^②

阿育吠陀按摩是排毒疗法的预备治疗。阿育吠陀排毒治疗的前期疗法，包括按摩、头部治疗、草药包按摩、粉末按摩、滴油疗法等。阿育吠陀治疗包括外治法、内科医学和根据个

① 据印度 NDTV 等当地媒体报道，受到特朗普吹捧新冠肺炎特效药的启发，5月9日一名叫 K·西瓦内桑的药剂师自制一款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服用后当场身亡。据报道，他此前研发过许多款药品配方，但多为天然物质制作而成。从尸检结果看，“西瓦内桑测试的是化学产品，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见“累计确诊 77729 例，印度药剂师服自制新冠药当场身亡”，https://mp.weixin.qq.com/s/kRBQ8FsYt_mBDlxKZPMHpg。

② 《阿育吠陀问答》，见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pfaeVZRDBWospzxbm7Vag>。

人要求制定的饮食和养生计划。基于对个人的检查,阿育吠陀医师决定该人是适合用油、草药煎剂、草本加工类还是粉末按摩等等,并严格限制或控制在人体上使用油,以便根除发病因素,维持肌体组织的活力,增强免疫力和预防疾病。

此外,阿育吠陀净化治疗(Shodhan)及调和治疗(Shamana)也是针对高效清除体内积累的毒素,使身体轻盈、更有吸引力、强壮、纯净,使能量平衡。但是,实施这些治疗需要阿育吠陀医生的适时指导,需要优质的医院和恰当的氛围,也要求在施行治疗前遵循特殊的饮食禁忌,以及一些调整身体的预备治疗。

三、阿育吠陀抗疫及相关问题探讨

(一) 关于阿育吠陀抗疫的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印度传统医学研究者回到“原典”,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据《今日印度》4月18日报道,印度学者斯米塔·纳拉姆(Smita Naram)博士在阿育吠陀经典《查拉克本集》中找到了一种与新型冠状病毒相类似的感染。据该学者介绍,在这部5000年前的经典中,有名为“感染”(Krimi)的一个章节,其中描述了很细小的感染物是如何进入呼吸系统中的,文中所描述的感染“Krimi”是圆形的,且上面有很多尖刺,这即是说,《查拉克本集》中对“感染”的描述,与新型冠状病毒惊人地相似。该书还解释了“感染”进入呼吸系统后,是如何引起咳嗽、严重充血和呼吸困难,有时甚至导致死亡。不仅如此,该经文还写明,为防止被感染,人们需要实行隔离,并且不要吃任何能增强它们活性的食物。该经文还建议,使用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草药,特别是有利于呼吸道的草药。^①

印度媒体上还有许多与上述报道类似的个案,属于不同地区、不同宗教和教派团体、不同医疗派别的自媒体、各类印刷品的广告推广,更是不计其数。正如笔者在后面将要分析的,一些偏激的印度教徒经常会不顾事实与逻辑,混淆现实、信仰和个人感知,而一些印度科学家也总是企图用新的科学发现证明吠陀经典的真理性。因此,对于包括上述研究在内的各类研究及其报道,还寄希望于更具专业知识的研究者,从文献学、语言学、语文学、宗教学、传播学甚至医学的角度,给予全方位的评判。

早在1—5世纪,古老的阿育吠陀医疗手册所记录的一些疗法,已被陆续翻译成阿拉伯文、汉语和一些欧洲语言。19世纪后,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出现新一波“经典翻译”热潮,包括阿育吠陀经典在内的许多东方圣书,再次推向西方,其中的一些在全球得到实践并颇受推崇,在欧美国家甚至成为一种健康时尚。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瑜伽成为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和新方式,阿育吠陀成为一些学校考虑开设的课程^②,少量印度医师也来到中国尝试开设阿育吠陀课程并推销阿育吠陀本草产品。

中国的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陈明教授对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的研究表明:阿育吠陀与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学理论和药理学知识、医疗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对包括藏医学和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医理精华》作者声称,写作此书是因为“缺乏智能的人们不能渡过‘生命吠陀’(Ayurveda)之海。为了使他们明白这些知识,他

① “5000-year-old ancient scriptures describe something similar to coronavirus.” India Today.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5000-year-old-ancient-scriptures-describe-something-similar-coronavirus-1668405-2020-04-18>.

② 邝婷婷、贾敏如、王张、张艺、泽翁拥忠、德洛:《传统医学院校开设阿育吠陀课程的探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完成了这部医学著作”。^①《医理精华》成书时期相当于中国唐代，是一部临床知识的经典著作，共31章，其中“肺病(Yaksman)”“咳嗽”“排毒”等，均有专章论及。陈明教授在书中讨论了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特别探讨了敦煌文献中介绍的一些印度医方，以及与唐宋本草的关系。

(二) 阿育吠陀的抗疫评估

阿育吠陀是遵循印度教哲学发展出的传统医学体系，在医治疾病的过程中，强调自我内部的和谐、个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教导无病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基本要义。阿育吠陀的医理和医方，几千年来被广大印度民众所使用。让全人类蒙受苦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没有公认的特效药，短期内也不可能有效疫苗。因此预防比治疗更重要，而提升人体天然防御系统，即免疫力，对于保持最佳健康状态至关重要。从实用角度论，阿育吠陀提高免疫力的主张和方法，应是当下应当强调并切实加以运用的。

在印度国内，学者对阿育吠陀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官方推广齐头并进，笔者也观察到，疫情开始时，印度传统医学专家一再告诫民众不要过度惊慌，强调恐惧和消极会降低免疫力，过度的精神压力也会影响消化系统，从而导致有毒物质的形成。虽然缺乏对于政府的推广效果和民众应用的准确评估，但就其整体的影响而言，阿育吠陀与中国疫情爆发后中医的情况——中西医结合使轻症转重症大幅降低，治愈率大幅提高，抗疫形势快速好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2020年5月印度驻华大使馆举办的“中印文化合作”网络会议上，笔者提出的中医与印医合作抗疫的建议，得到印方的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评估阿育吠陀的抗疫作用，需要考虑其独特的运用方式。就如道教及其治病养生之法已经深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一样，阿育吠陀的预防和治疗传统也早已扎根在印度民众之中（在不同的地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成为广大印度民众的“需求偏好”甚至生活习惯。因此我们看到，在阿育吠陀传统深厚、宗教文化环境又相对和谐的区域，其疫情控制水平远远高于经济更发达、生活水平更高、人文发展指数更高的地区，甚至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卡拉拉邦抗疫，该邦的人口数与加拿大相似，但其病例数和死亡数却不到加拿大的千分之一。^②

(三) 阻碍传统文化发展的因素探讨

1. 宗教政治和宗教偏见

疫情之初，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在《金融时报》发表《“大流行”是一个传送门》一文，指出印度是一个贫穷-富裕的国家，一个在封建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种姓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徘徊的国家，也是一个被极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掌控的国家。她指出：“新冠危机还没有到达印度。或许不会到达。如果它会来，在它到来的那一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应对它的将是宗教、种姓和阶级的普遍偏见。”^③

阿兰达蒂·罗伊所说的印度“被极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掌控”，是指自2014年大选后，具有浓厚印度教色彩的印度人民党(BJP)再次成为印度的执政党，推行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并导致教派冲突和社会动乱。2019年12月11日，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通过了《公民身份修正法》(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 CAA)。这部法律为来自邻国

①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页。

② 截止到2020年5月16日，喀拉拉邦3600万人口中仅报告了561例病例和4例死亡，而加拿大已报告74598病例，5557例死亡。

③ 阿兰达蒂·罗伊：《瘟疫照亮了社会的遮蔽之物》，伍勤译，见<https://mp.weixin.qq.com/s/Q6nDmLysDyeTnHZn7eNN4g>。

的移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包括所有宗教信仰者，仅穆斯林除外。在印度现代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宗教身份规定为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因此受到印度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和一些政治家的猛烈批评和坚决反对。该法的实施，使祖辈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的穆斯林的公民权被剥夺，处于无国籍状态，面临被拘押。穆斯林普遍认为，执政者正在沿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路径，按照20世纪初印度教民族主义奠基人^①的设计，努力使印度回到印度教的婆罗多（Bharat），即将印度建成一个“印度教国家”。反对者也来自不同宗教派别的各阶层人士，他们普遍赞同印度传统的世俗理念，坚持印度宪法规定的宗教平等的原则，认为一个世俗、民主和自由的印度，应当是珍爱已经扎根数千年的宗教、语言、族群和文化的理性国度。

印度的抗疫，正是在对《公民身份修正法》的抗议声浪中，在社会动荡和教派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展开的。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印度，人民党在首都德里的议会选举中失利。当莫迪总理与特朗普总统在古吉拉特邦热烈拥抱时，首都德里却上演着以暴力惩罚穆斯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当政府官员第一次就新冠肺炎开会时，残损的尸体仍从肮脏的排水沟中被陆续拖出。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而在两天后，印度的卫生部则表示新冠肺炎“不是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当莫迪总理呼吁在3月22日施行“人民宵禁”（people's curfew）时，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们举办了饮牛尿派对，人们跳入神圣的牛粪桶中。不甘落后的穆斯林组织则宣称真主是对付病毒的答案，并呼吁信徒到清真寺聚集。在充满宗教偏见的政治形势下，穆斯林在疫情之下经历着“宗教流亡”，处于被歧视和被驱赶的困境之中。^②

近三个月来印度疫情的缓慢发展，使印度原本可以通过一种预防的、比较从容平和的方式推进的防疫，呈现出了一种混乱的局面。如今，印度经济可能面临40年来最残酷的衰退，如何避免宗教偏见加剧致使国家凝聚力受损，如何避免宗教因素特别是宗教问题的政治操作引发社会动荡，如何避免“以神的名义”行宗教对立之实，以便掩盖阻碍印度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印度政府和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必修课。毕竟，包括阿育吠陀在内的印度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平和理性的社会环境。

2. 宗教传统与现代化的张力

如前所述，阿育吠陀起源于《阿达婆吠陀》，在这部被学者称为“禳灾明论”吠陀本集中，包含了许多消灾招福、战胜敌人等内容的咒语和巫词，也收集了制毒虫、治病、催眠、求子等咒语，这些咒语被金克木先生称为祭司“企图用语言控制客观世界的巫术诗歌”^③，反映了原始状态下人民善良的愿望和幻想，但也充满了精灵鬼怪和各式法术。

问题在于，现代印度吸收了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终级成果，但在吸收的同时，却没有挑战超自然的文化权威和源于印度教唯心主义思想的神秘世界观。从孟加拉国文艺复兴开始，印度的一切现代化设计，都是在一种独特的印度式的反启蒙方式下进行的。这里的“反启蒙”，指与启蒙运动将宗教纳入科学推理的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印度的反启蒙往往是科学推理纳入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宇宙哲学，或纳入“吠陀”的认识论之中。大多数印度人

① 印度教民族主义奠基人维·达·萨瓦卡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在1923年著作《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 Who Is a Hindu?）一书，主张只承认“将从印度河到印度洋的这片土地视作他的国家，也同时视作他的圣地”的印度教徒的国民身份，使印度回到印度教的婆罗多（Bharat），即将印度建成一个“印度教国家”。

② 阿提什·塔西尔（Aatish Taseer）：“流亡在莫迪时代”，https://mp.weixin.qq.com/s/v3zPtDjS3hnc0V6qt-Vm_Q。

③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不愿意思考现代印度教环境下的科学态度问题，一些受过科学教育的、操英语的印度人，也将著名的宗教导师、瑜伽修行者的教导均视为“科学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知识界出现了以“科学”包装吠陀经典的理论和推论的潮流，因此占星术、走火入魔的“瑜伽”修炼，投胎再生、业报轮回和瓦尔那（种姓秩序）的观念，统统以现代物理学、进化生物学、核科学等学科的语言，被印度学者证明是正确的吠陀科学，而且是被现代科学的新发现的所证明了的吠陀科学。

随着保守的印度教势力声称吠陀具有“天生的”科学取向，吠陀的一切都是科学的，人类已知的“科学”都证明了吠陀的智慧，印度媒体上也不时出现了“回到吠陀”的呼唤，认为吠陀包含了永恒真理的启示，包括世界科学的每个领域的知识；根据吠陀，人生的目的，在于觉悟绝对真理或真实。^① 印度学者总结道，“印度在反启蒙、反现代思想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包容一切的道路，即将越来越多的科学纳入吠陀、吠檀多、瑜伽经和阿育吠陀的传统说教之中”。^② 在印度，与人文化和理性化进程相伴的阿育吠陀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 语

阿育吠陀是印度几千年形成的宝藏，作为印度文明繁衍昌盛和文化长河奔流不息的重要动因之一，它应对了历史上数百次瘟疫。在如今人类面对新生病毒的时候，印度政府的阿育吠陀抗疫指南、民众的运用以及学术界对于阿育吠陀的进一步研究，都是印度传统抗疫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印度古老的理念“世界是一个大家庭”（*vasudhaiv kutumbakan*）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人民古老的信仰、慈善和博爱的传统，也帮助印度政府将对抗疫情的行动转变成一场人民的运动。但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盛行于印度，宗教传统与现代化的张力在印度社会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阿育吠陀作为印度教社会抗避危机的传统原理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实际运用，还是进一步的改革创新，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笔者相信，从抗疫的短期看，阿育吠陀应当在降低救治成本，缓解社会恐慌情绪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长期看，人穷则返本，在新冠疫情被评估为人类面临的全球危机的形势下，我们的反思不该仅限于政治经济领域，放下愚痴和骄傲，重新倾听和汲取传统智慧，不仅对于一个国家迫在眉睫的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而且对于个人和人类整体的平衡发展，都十分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阿育吠陀在内的印度传统智慧和医术，遵照天性而生活，关爱身心灵的和谐，也许蕴涵着等候我们发掘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之道。

（责任编辑 王 伟）

① 2002年8月3日《印度时报》“编者案”——“吠陀，美好生活的指南”。

② 梅拉·那达：《我们有多现代？印度现代性的文化矛盾》，载 [印度]《经济政治周刊》，2006年2月11日。